



# 漫漫悠悠古泉州 悠悠古泉州

前不久，在福建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项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泉州曾是10至14世纪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东端的商贸中心，是宋元中国重要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。本次申遗遗产点共22处，包括体现本土航海贸易传统的码头、航标、桥梁、海神庙，体现外来族群文化和生活的寺院、墓地，以及冶铁、陶瓷、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等相关考古遗址遗迹。

漫漫海丝路，悠悠古泉州。本期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泉州，寻访洛阳桥、开元寺等文化遗产点，欣赏清源山、风车岛等山海风光，领略南安民俗“送王船”，吃一碗土笋冻，撷一朵刺桐花，感受不一样的泉州。



扫描二维码  
了解泉州22个遗产点

本版插画<王超



## 走过洛阳桥

文<邱俊霖

作为宋元时期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，历史上的泉州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表现突出，中国最早的跨海石桥便坐落在泉州，它就是洛阳桥。

洛阳桥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。第一次听到“洛阳桥”的时候，人们大抵都会以为这是一座建在河南洛阳的桥，然而它并不在洛阳，而是在与洛阳相隔千里之远的泉州。

泉州的洛阳桥始建于宋代。在洛阳桥建成之前，当地的洛阳江口仅有一座万安渡口供两岸百姓渡船过江，然而由于该地是洛阳江的入海口，风高浪急，“水阔五里，波涛滚滚”，巨大的风浪经常导致沿岸百姓连续数日无法渡江，因渡江造成的伤亡事件屡有发生。北宋庆历年间，泉州人李宥在洛阳江中建造了几个石墩，并架上木板作为浮桥供人们过江，然而这座浮桥经常被风浪冲垮。

北宋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，时任泉州知州蔡襄开始主持修建洛阳桥。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洛阳江入海口潮狂水急，传统的建基方式根本不适用于这一水文条件复杂的江海交汇处。造桥工匠与蔡襄商讨之后，决定采用全新的“筏形基础”，通俗来说，就是桥墩两边都造成尖的，像一条船的两端，这样可以减少海浪和江水对桥基的冲击。

桥梁建好后，如何加固更是一个难题。蔡襄结合劳动人民的智慧，通过仔细观察和思考，最终采用了“种蛎固基”的方法。他命人在桥下大力养殖海蛎等水生生物，因为海蛎会吸附在桥墩上，其分泌物和尸体可以将桥

墩的石头牢牢凝固在一起，使得洛阳桥在涨潮落潮中屹立不倒。

殊不知，养殖海蛎加固桥墩，最让人头疼的问题竟是“防盗”。洛阳桥下的海蛎自桥梁建成开始就频频遭盗挖，北宋元丰年间就曾有官员上奏，请求朝廷下令将盗挖洛阳桥海蛎的人判处两年监禁。

洛阳桥的修建历时将近7年，耗银1400万两。建成后的洛阳桥长约1200米，宽约5米，拥有桥墩46座，跨江接海，巍峨宏壮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跨海石桥。

洛阳桥建成后，不少文人墨客都曾作诗赞颂。如两宋之交的理学家、曾当过朱熹老师的刘子翠就为洛阳桥作过诗，其首联写道：“跨海飞梁叠石成，晓风十里度瑶琼。”既写出了洛阳桥如虹的气势，也道明了洛阳桥为两岸百姓带来的福祉。

洛阳桥之得名，是因其上跨洛阳江出海口。洛阳江干流发源于泉州朴鼎山南麓，最后注入泉州湾。这条江之所以叫洛阳江也有其渊源。相传西晋末年爆发“永嘉之乱”，京都洛阳的许多世家大族南迁至泉州附近。他们发现该河周边的风景和洛阳有些相似，便将其称为“洛阳江”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洛阳桥在文学作品中还有一层特殊的寓意。

南宋“隆兴北伐”失败后，主和派非议纷起，主战派名臣王十朋上疏指明恢复大业不能以一败而动摇，但其意见未被采纳，他本人也被外放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年），王十朋被起用为泉州知州。在泉州期间，他写了一



洛阳桥 图虫创意供图

首《洛阳桥》，诗中写道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”中原相隔“万里”，遥不可及，但是诗人在南方的泉州却看到了一座“洛阳桥”。洛阳桥造福一方百姓，固然让人欣喜，然而南宋朝廷的偏安一隅，却又让诗人悲感无奈，黯然神伤。

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之一刘克庄也曾为洛阳桥写过三首诗，其中一首写道：“面跨虚空趾没潮，长鲸吹浪莫漂摇。”这是赞颂洛阳桥的雄伟。另一首结尾写道：“乍见桥名惊老眼，南州安得有西京。”西京指的就是洛

阳。宋朝以东京开封府（今开封）、南京应天府（今商丘）、西京河南府（今洛阳）为“三京”，只不过南宋朝廷偏安江南，三京早已落入异族之手。诗人表达了自己初见洛阳桥时的意外之感，同时也折射出其对南宋朝廷前途未卜的担忧与惆怅。

在之后的岁月中，洛阳桥屡经毁坏与修复。1932年，蔡廷锴驻军泉州时，将洛阳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的公路桥，桥面增高2米。1938年4月，洛阳桥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炸毁两孔桥面，之后多次遭到损毁。直至新中国

成立后，洛阳桥经过整修，方才完全恢复通车。如今的洛阳桥是经过详细勘察之后重新修复的，已恢复古桥旧貌。

洛阳桥是中国四大古桥中距离台湾省最近的一座。诗人余光中曾参观过洛阳桥，据说他以83岁高龄、耗时一个多小时、用了1060步走完洛阳桥。回去之后，老诗人只用了一天时间，就写出了诗歌《洛阳桥》：“多少小离家，回首已毫耆……”诗里道尽了游子的心声，承载着几多乡愁。

## 古道访古瓷

文<沉洲

瓷。高岭土储量丰沛、分布面广，且含钾量高，磨细洗净后，无须调配其他原料，便可直接制坯，还焕发出丝绢般的光泽。

千余年来，烧造出来的瓷器又都去了哪儿？

1999年，南中国海域附近海底发现清代沉船“泰兴号”，出水了35万多件清代青花瓷，其中大约有80%来自德化窑口。2002年，考古队在广东宋代沉船“南海一号”中打捞出4000余件瓷器，专家证实，沉船中的德化青白瓷部分属于盖德窑和梅岭窑烧制。

近30多年来，中外考古界连续在中国东南和南海海域发现多艘不同年代的沉船，出水瓷器都涉及德化窑口，有宋元时期的青白瓷、明代的白瓷和清代的青花瓷，器形多为碗、盘、碟等生活器皿，也有一些神佛形象的瓷塑。

我曾巧遇月记窑每月一次的柴烧点火仪式。在火膛口亮黄与橘红的飘忽不定中，我恍惚看透了软泥与烈火的缠绵，1300多度的窑室内，凝结成温润如玉的青花瓷。让人唏嘘感喟的是，当年此窑所产瓷器远赴他

乡未遂，在170多年后，方才通过“泰兴号”沉船古瓷造型、文饰以及“月记”款识为人所知。

沉默千年的海洋发声了，它一次次指认，使德化窑口及其烧制的瓷器大白于天下。遥远的大洋通过一片片海域、一座座港口、一条条古道，最终与大山里的德化联结起来。

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在中国游历、经商多年，他认为能与世界第一大港媲美的刺桐港返乡。当年，他带回大批德化青白瓷器，如今还有一部分珍藏于意大利博物馆，而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所藏的四系罐，则与“南海一号”沉船发现的同类产品非常近似。欧洲人将德化所产的青白釉瓷器统称为“马可·波罗瓷”，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批抵达欧洲的中国瓷器。

历史上，德化窑属于民窑，所产瓷器远涉重洋、行销异国，导致德化陶瓷史官方记载一片空白。但德化瓷烧制技艺在中国陶瓷史上不可或缺，在国际瓷坛也占有很高地位。2015年，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德化“世界陶瓷之都”称号。

德化使出浑身解数，向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输送海量瓷器，在唐代青釉瓷基础上，创研出宋元时期的青白瓷、明代的白瓷以及清代的青花瓷。

文献资料表明，宋朝拥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：广州、宁波、泉州。因为东西两洋的航道南北相悖，位处北海岸中点的泉州得益于地理优势，在北宋设立市舶司后，港口吞吐量迅速超越宁波、广州，成为世界第一大港。那一片帆樯林立、商贾如云、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繁盛气象，让泉州坐实了“海上丝绸之路起点”的交椅。

戴云山东南麓那些舍近求远的瓷帮古道，是明清两朝海外贸易政策的摇摆不定的注脚。明朝你准贩东西洋，我的瓷帮古道就南下月港；清朝你再开南洋海禁，我的瓷帮古道就北上福州港。海外市场的需求如万涓来水蓄成了大潮，无论遇到怎样的拦阻，哪怕只是点点滴滴，也得渗漏出去。如此就有了明末清初郑芝龙、郑成功这样的武装商人，他们在海禁的桎梏里避实就虚，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又绵延了几十年。

梦想有一天，我能踩上戴云山东南麓的瓷帮古道，最好肩挑一担力所能及的德化日用瓷，大汗淋漓，粗气狂喘，抵临那些个曾经的海港码头，不知又会收获怎样一种心情？

## 文兴渡往事

文<曹淑凤

石的圆滑。那粗糙里必定记录着某些历史信息，是它们珍藏的宝贵记忆，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回味，陪伴寂寞。

我返回中间一级台阶，找个干净的地方坐下，伸手抚摸台阶边缘。倘若我有魔法，就可以通过这抚摸联结岁月留下的信息，穿越回来元，看见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描述的法石港附近海面“大船几多艘，小船无数”的繁荣盛况，弄明白马可·波罗一行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，起航在法石港的哪个码头，美山渡？长春渡？圣殿渡？还是我此时所在的文兴渡？

若是在文兴，我此时所坐的台阶，就留着马可·波罗的足印，也留着阔阔真公主的足印。也许我此时踩着的地方，刚好被他们踩过。这样想着，眼前出现蒙太奇影像：仪仗排列，声乐齐鸣，长袍华服，裙裾飞扬，台阶上铺了红地毯，脚印叠踏，公主的目光里带着对祖国亲人的流连，带着以国事为重的坚毅豪情，上船，船上彩

旗迎风，整装待发……这些影像之外，还有别的影像，是渡口的日常繁忙：大船小船相互穿插，有中国的有外国的，有的离港有的进港有的静止，有的装货有的卸货，装的是茶、瓷器与丝绸，这些中国特色货物的目的地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各个遥远国度；卸的是香料、药材和珠宝，这些异域风情的货物刚刚从海上丝绸之路上运来，即将分销出去，丰富美谁家的小日子。也有卖本地小物件儿小吃食的小贩，挎着篮子端着托盘，游走于各色人种间兜售，人声纷乱，语言混杂……这些场景扩大开来，扩大到整个法石港，又扩大到整个刺桐港，一派东方第一大港的勃勃生机……这些影像相互交织快速忽闪，我很想看清楚其中细节，待定睛时，却都消失了，就像我想看清楚的时候只剩下喧闹水生物，一下子隐匿不见。

抬头，向东看，不远处是法石宋代沉船遗址，这是自后诸港宋代沉船

之后又一个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。忘记在哪儿见过沉船初现时的照片，船头压在石头房子底下，船尾自淤泥中掘出，带着时光侵蚀的斑斑痕迹，高高翘起，船舱中发现了南宋瓷器、陶片、竹帆等古物，证实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确曾存在，证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。

沉船遗址再过去，数百米之外，我的目光不及处，是美山古渡口。彼时法石港有8个渡口，如今只剩美山和文兴留有遗迹，是怀念曾经的媒介，让人隔空望见江海交汇处的法石港。这港北临街，南临晋江，是水道流畅的天然通商良港，是后诸港通往泉州中心城市必经的必经之处，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缺少的必经环节……岁月流转，沧海桑田，如今的渡口只剩淤泥浅滩，在潮汐变换中时隐时现。

远处，有两位阿婆，蒙着红头巾，高挽裤腿，深深弯腰，在淤泥浅滩上捡拾海味。

正是退潮时分，眼前的这段晋江，只剩江心浅浅的一湾水，倒映了天光云影的小溪似的，从西向东缓缓流淌，像是长途奔袭之后的慵懒小憩。几只白鹭在水中觅食，有时停下来发呆，有时踱来踱去，有时舒展翅膀于低空滑翔盘旋一会儿，再落回水中，无论何种状态，都极为娴雅。也有别的鸟儿，小小的身子自水面上空掠过，灰色的影子一闪，像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历史片段，看不清楚面目。

白鹭流连的水畔，是斜坡状延伸向江心的文兴古渡石阶，涨潮时，它们是不可见的，此时显露出来，像是谁不小心泄漏的一个秘密。台阶上积了大片淤泥，跟江里的淤泥一样稀湿黏稠，散布着很多洞眼，拇指粗细的，小指粗细的，还有更细的。跳跳鱼、小螃蟹还有其他叫不出名字的水中小生物，在我的眼睛余光处，按各自的行走方式在淤泥上横行、爬、跳跃，待我的目光正视过去，它们立刻

唰的一下停止动作，有的消失在洞里，有的藏在泥堆后面，有的就地僵住……所有生物的动作都在一瞬间完成，就好像我的目光是某种威力极强的武器，它们能敏感捕捉到其中威胁，需要快速躲避才不至于受伤害。它们的体色近似环境，又粘了淤泥，静止时很难被发现，就好像淤泥只是淤泥，什么生命体都没有承载。

我小心翼翼选择落脚点，走到最低一级台阶上，看见台阶外的淤泥里遮掩着数块石头，横七竖八地散乱，很明显是损坏了的台阶。这台阶若完好，再延伸下去，还有多远？是怎么努力也看不见的。

石头是花岗岩，宋元时期化身为渡口台阶到现在，有1000多年了，但作为石头本身，它们形成于何时何地？被谁发现被谁开采被谁雕凿被谁翻砌？我不知道去哪里考究。作为石阶，它们很老了，虽然很老了，又被无数人踩踏，被无数次咸淡水冲刷，表面却依然保持粗糙，没有鹅卵

